清史研究前沿·多语种史料与历史书写

咱雅班第达相关藏文史料发覆

谢光典

[摘要] 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苏是卫拉特蒙古著名的格鲁派高僧，也是17世纪蒙藏文化交融的杰出代表。本文判定出托忒文《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苏传·月光》所引五世达赖喇嘛为咱雅班第达所作的两份偈颂诗的藏文史源，从而廓清了前辈学者译文的漏译和误译之处，并且发现了五世达赖喇嘛为咱雅班第达所作的另一首偈颂诗，这份文本没有被译为托忒文收入《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苏传·月光》。在对三份史料重新进行整理、汉译的基础上，探讨了五世达赖喇嘛对咱雅班第达的评价问题。最后结合相关藏文史籍，廓清前辈学者所认为的琼结然绛巴纳木海扎木苏、琼结班第达为咱雅班第达的观点，认为二人与咱雅班第达并无关系。

[关键词] 咱雅班第达 卫拉特 藏文史料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1－0057－008

一、《月光》所引藏文史料的史源与分析

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苏（1599—1662）对卫拉特人信仰藏传佛教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生平事迹保存在由他弟子喇德纳巴德喇撰写的《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传·月光》（以下简称《月光》）中，此著兹拉特金、罗布仓巴拉丹、若松宽、札奇斯钦、马汝珩、马大正、留金锁等前辈学者早已有研究。[①] 目前《月光》已经有了胡都木蒙古文版[②]以及汉译本[③]和俄译本[④]，但叶尔达认为，咱雅班第达的研究“还没有充分运用藏文资料”。[⑤] 事实上，仁钦早已觉察出《月光》

[收稿日期] 2024－01－10
[作者简介] 谢光典（1986—），男，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西安 710062，guangdianxie@hotmail.com
[基金项目] “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和“中国青基会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资助之故宫博物院2021年开放课题“藏文文献所见元明清三朝宫廷文化”阶段性成果。

① 叶尔达：《卫拉特高僧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② 喇德纳巴德喇：《咱雅班第达传》，西·诺尔布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 喇德纳巴德喇：《咱雅班第达传》，成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④ А·Г·Сазыкин, *РаднабхадраЛУННЫЙСВЕТИсториярабджамЗая — пандиты,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VII,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9.

⑤ 叶尔达：《卫拉特高僧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研究》，第16页。

的文体仿照的是藏文书面语，他甚至怀疑《月光》可能是先用藏文创作，然后再译成托忒蒙古文。[①]《月光》是否先是藏文著作，现在无法做出判断，如果换一种角度，从《月光》所引藏文史料是否有藏文来源入手，则有希望做出某些突破。《月光》全文引述的藏文史料都出自五世达赖喇嘛之手。第一份是五世达赖喇嘛为咱雅班第达的转世尽快诞生所做，第二份被《月光》称为《圣白顶》，最后一份是1690年五世达赖喇嘛致四卫拉特世俗首领的信件。笔者最近在《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文集》中找到了前两份史料的藏文本。经过藏文、托忒文的对勘，可以确认托忒文译自藏文，但是因为藏文原文就不易理解，而托忒文又是逐字硬译，罔顾托忒文本身的语法习惯，还误读误解了许多藏文字词，导致托忒译文几乎无法卒读。成崇德的汉译本，只能半猜半译了第一份文本，忽略了第二份文本，萨兹金虽然努力做了全文翻译，但是因为托忒译文本身就有问题，所以俄译文也不能令人满意。[②] 有了藏文原文后，我们就能廓清托忒译文的生硬与错误之处，正本清源地探讨《月光》所引五世达赖喇嘛的言论到底意味着什么。

按照《月光》所述，1662年咱雅班第达在前往拉萨的途中圆寂，五世达赖喇嘛听闻后，亲自安排了他的超荐仪式并作文，这份被《月光》称为“诗歌（maqtāl）”的文献，《月光》全文翻译引用。[③] 在藏文原文中，这份文献称为《向车臣绰尔吉纳木海扎木苏启请之文及[其]转世灵童速速降临之祈愿文》。

五世达赖喇嘛的这篇祈愿文，是应郭莽罗本苏尔巴阿旺班珠尔与贡唐格布楚罗卜藏两人的请求而作。此二人是咱雅班第达在西藏时的弟子。从名号看，阿旺班珠尔应该做过哲蚌寺郭莽扎仓的经师，此时已经卸任。罗卜藏是学完五部大论获得格布楚称号的高僧。除此之外，他们的事迹不详。阿旺班珠尔曾作为固始汗的使者，被派至内蒙古催促前往汉地的五世达赖喇嘛尽快返回西藏。[④] 火马年（1666）时，还曾召集哲蚌寺的在任经师，劝请达赖喇嘛留下一部自传。[⑤] 阿旺班珠尔圆寂后，五世达赖喇嘛曾为他的外所依无量光佛像添加了背文，文中称颂阿旺班珠尔闻思广博，持戒严谨，能行菩萨六波罗蜜行。[⑥]

《月光》所译的这份藏文启请及祈愿文，一共十二节，除最后一节外都是偈颂体形式，每节四句，每句九字。[⑦] 为了让句义易于理解，笔者暂译为散文体：

以天空般广阔的智慧巨轮，渡过海洋[般浩瀚的]经续典籍之彼岸，[从而]妙获永乐之宝，[成为]善知识之首，[如此]圣贤[我]启请。

以广博无误闻思之钥，开启具有四种伟大（che ba bzhi）[特性的]佛法之门，授权最上佛法之国政（chos kyi rgyal srid），[如此]贤正良善之士[我]启请。

跟随[具有]广大无边知识的智者世亲大师的足迹，尊者您博学多闻如太阳，其他智者就如萤火虫一般，[如此之人我]启请。

完全舍弃精于利己安于小乘之阶[等行为]。在广阔的边鄙国土，[使]佛教众生的幸福，[如]死灰复燃，[如此]壮举，[我]启请。

---

① 仁钦：《<咱雅班第达传>序言》，达力扎布译，《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9页。

② 拙文《<咱雅班第达传>所引五世达赖喇嘛偈颂诗藏文托忒文对比研究》，待刊。

③ А·Г·Сазыкин, РаднабхадраЛУННЫЙСВЕТИсториярабджамЗая — пандиты,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9:34.

④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⑤《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6页。

⑥ *Dpal ldan 'bras spungs kyi grwa tshang bkra shis sgo mang pa'i slob dpon zur pa ngag dbang dpal 'byor gyi phyi rten du 'od dpag med kyi stong thang bzhengs pa'i rgyab yig, Yan lag bdun pa dang 'brel ba'i gsol 'debs tshig nyung la don rgyas pa sogs*,《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24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页。

⑦ *Che chen chos rje nam mkha' rgya mtsho la gsol 'debs sku skye myur 'byon gyi smon lam dang bcas pa, Mkhas shing grub pa'i dbang phyug dam pa rnams gtso bor gyur pa'i bla ma'i bstod tshogs kyi rim pa*,《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18册，第304–305页。

闻思众多经义，[可称] 智者。自心不放逸，[常] 以戒律调服，[可称] 尊者。对众生不加分别，平等爱怜，[可称] 贤者。拥有 [如此] 圣贤行状 [者]，[我] 启请。

以布施、戒律、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垂下自心善熟之硕果，再以四摄事（bsdu ba'i dngos po bzhi）使徒众证得解脱，[如此之] 行，[我] 启请。

从四灌顶 (dbang bzhi) 之山和恒河 [流下] 生起与圆满甚深妙道 [次第] 之恒河，[最后] 汇入双运 [次第] 之大海，[如同] 魔术师 [般]，[如此] 具缘善知识之大车，[我] 启请。

众生利益如同虚空之边难测量，如同大海之深 [难度量]。为了我等徒众利益，启请怙主您稀有本生蔓 [速速] 显现！

以三宝慈悲加持力，善加发愿根本传承上师、本尊、中围轮尊、勇士空行、具誓护法众神如是成就！

我等以真实不虚之衷心启请：护法善神与仙人等 [授] 权（dbang [skur]）咒文（tshig dang dmod pa），并 [说出] 不虚真言，[令寻找转世灵童的] 结果任运成就！

今后，只要 [灵童] 还没有清晰证得无住涅槃之三净地 (sa chen) 前，太师喇嘛都要护持接引，[令彼] 行入利乐吉祥 [之道]，自身加持。

因为大格西郭莽罗本苏尔巴阿巴班珠尔与贡唐格布楚罗卜藏为首的曲杰诸弟子劝请，云需要一份车臣绰尔吉纳木海扎木苏（che chen chos rje nam mkha' rgya mtsho）启请文及 [其] 转世灵童速速降临之祈愿文，所以萨霍尔班第 [我] 缀文写成，誊写者为乃萨嘉木样 (gnas gsar 'jam dbyangs)。

这里五世达赖喇嘛推崇咱雅班第达是善知识之首，集智、尊、贤于一身，并称颂他在蒙古的弘法壮举，祈愿他的转世快速降临，这代表了格鲁派僧人能得到的最高礼遇，所以《月光》将全文译成托忒文，放入咱雅班第达的传记中。托忒译文佶屈聱牙，又有许多错误，对于当时的蒙古人来说，也一定很难理解，但喇德纳巴德喇的目的是想让蒙古地方的读者知晓咱雅班第达受五世达赖喇嘛褒扬这一事实，给其上师增添荣耀，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五世达赖喇嘛的另一份七节祈愿诗（dol ō n šülüq irȫl）被《月光》称为《圣白顶》（d ē dü caɤ ā n oki）。[①] 这是藏文“dam pa tog dkar”的直译，现通译为“白幢”，指的是释迦牟尼在兜率天内院时的名号。[②] 通过藏文原文可知，《圣白顶》只是起首四字，并不是篇名，而跋文告诉我们，此份偈颂诗是丹舒克（brtan bzhugs）[③] 体裁，因为《月光》直译为“batudan souxui（稳固住坐）”，所以俄译文没有察觉。[④] 这首丹舒克，和上文一样，除最后一节外，都是偈颂体。[⑤] 笔者同样译为散文体：

给白幢佛陀之未来弥勒像系上宝冠，再做灌顶，树立以兜率天为首的诸净土，大乘法声 [因此得以] 远扬而不败。

高举大悲百杵金刚利器，[战胜] 四魔（bdud bzhi）之力，并堕非天女之胎，使尊胜善资粮得以增盛，使飘荡在轮回之顶的怙主喜悦。

[此尊] 圆满珍宝白银所融像，[是] 具有尊胜手指幻变 [能力] 之尼泊尔人所呈献。[此尊] 能生甘露之身像，[见之即获得] 如同现见弥勒之良缘。

---

① А·Г·Сазыкин, *РаднабхадраЛУННЫЙСВЕТИсториярабджамЗая — пандиты,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0: 36.

②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 年，第 1246 页。

③ José Ignacio Cabezón, “Firm feet and long lives: the Zhabs brtan literature of Tibetan Buddhism, ” in 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eds.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New York: Snow Lion,1996, p.350.

④ *РаднабхадраЛУННЫЙСВЕТИсториярабджамЗая — пандиты,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0: 36, 87.

⑤ *Bstan 'dzin chos kyi rgyal po dus kyi chos nyid du gyur pa'i tshe cho 'phrul chen po'i dus 'dus pa rgya mtsho'i zhal 'don du gnang ba sogs*，《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 24 册，第 49 页。

纳木海扎木苏 [是] 在此福德所聚的边鄙蒙古地善加弘扬能仁教法的格西法王。愿立即依次传授 [此尊] 极其高大的纳木海扎木苏所依像，[从而使众生] 速速获得全知智慧。

愿格西阿旺班珠尔与贡唐格布楚罗卜藏 [你们等人]，对于此等情形，努力入于 [身语意] 三门，跟随 [纳木海扎木苏] 的所有转世！

祝愿只要日月之光照除四洲黑暗，至尊贵体如意宝在有情福德地，就如金刚般稳固，毫不动摇！

为了阿巴法王拉布紧巴绰尔吉纳木海扎木苏（Sngags pa no mon khang rab'byams ba chos rje nam mkha' rgya mtsho）的外所依，郭莽罗本苏巴阿旺班珠尔与贡唐格布楚罗卜藏等人负责铸造用白银造就的一层楼高的弥勒像时，因为 [他们] 催请，云需要一份如此之丹舒克，所以萨霍尔 [我] 缀文写成，誊写者为乃萨嘉木样。

这份丹舒克的托忒译文，更加难解，成崇德没有译出，叶尔达根据俄译文也只译出了第五、六句。① 这里五世达赖喇嘛再次称颂了咱雅班第达在蒙古弘扬佛法的行为，并祈愿其转世灵童寿命永固。

除了这份丹舒克外，五世达赖喇嘛还应阿旺班珠尔的请求，作了另一篇篇幅稍长的赞颂祈愿文，② 全文如下：

过去串习之慈悲常眼（spyan dkyus）既广又长，越过了无边轮回之彼岸。向寂静睡眠中醒来之菩萨与导引众生之不败怙主致敬！以相好光芒闪耀之装扮，连根拔除轮回愚昧等难于忍受之痛楚。对众生不加区别，打开所置幸福欢宴布施之门，此等 [情形] 实稀有！说无数种语言，使听闻殊胜佛法如同 [听闻] 梵音。让等同虚空 [数量] 的所有老妇如愿以偿，如同往昔未有之如意树。[虽然] 什么也没有见过，[但] 在追求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的佛法知识中，知晓三世诸佛之众相，所以能得以度量 [诸佛之相]。跨过彼岸不死之道，觉受色究竟天无上甘露之味，树立五决定（nges pa lnga）之身，[如此] 于兜率天还合适做出有学谄诳哄骗之行否。[虽然] 诸佛智悲之力等同，[但] 从赡部洲祈请，时地太远难以获得，从兜率内院 [祈请]，[弥勒佛] 就会张开稀有慈悲之手臂加以劝慰。以政教二经（gtsug lag gnyis pa）的知识详细考虑，塑造珍宝白银山怙主您之塑像时，心想弥勒佛在第一次结集时，就已真实现身大转法轮了吧！因所缘境及其原由，施舍钱财，[我] 发出闲散面谕 [等] 心之寻思。

总之，愿所立之全部圣妙注疏，恒常具有慈氏教法八功德！愿 [作为] 能仁教法精粹黄帽核心之吉祥哲蚌大寺院，以闻思之军而立。愿吉祥圆满之郭莽 [扎仓] 向十方开启！愿所有世间时乱纷争、疫疠、灾荒等罪恶之果，连名字都无所闻！愿圆满新办利乐吉祥之喜宴增盛弘扬！愿爱他甚于自我之具柄（yu ba can）菩萨，以离边正见金刚之利刃，连根拔除二障，现证吉祥十力（stobs bcu）之果位！

此份向 [作为] 阿巴诺门罕外所依而塑造的白银弥勒像祈愿及赞颂 [之文]，是应郭莽罗本苏尔巴阿旺班珠尔劝请，由萨霍尔班第 [我] 缀文，抄写者是乃萨巴嘉木样。

这份偈颂文中五世达赖称颂咱雅班第达能说多种语言，声音美妙，以及如同如意树一样能满足众生愿望。与上一段丹舒克不一样的是，这段赞颂祈愿文没有被喇德纳巴德喇采纳收入《月光》，可能一是因为关于弥勒（像）的内容和丹舒克有重复，二是相比之前的丹舒克，这段内容更难理解，也就更难译成托忒文。

需要注意的是，五世达赖喇嘛为咱雅班第达所作的三首偈颂诗，并不只是文学作品，更是宗教仪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佛教徒看来，是能发挥实际作用和现实功效的。比如第一份转

---

① 叶尔达:《卫拉特高僧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研究》，第 224 页。

② *Phyogs bcu'i bde gshegs byang sems slob mi slob kyi dge 'dun dang bcas pa'i bstod tshogs dngos grub rgya mtsho'i gter mdzod*，《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 18 册，第 28–29 页。

世祈愿文，五世达赖喇嘛就叮嘱咱雅班第达的弟子们要诚心念诵，以加快转世灵童的受孕诞生。其他两份作品则是为咱雅班第达的塑像和弥勒像开光而作。

二、琼结然绛巴纳木海扎木苏、琼结班第达与咱雅班第达

咱雅班第达在西藏游学约 22 年，与西藏地方的宗教关系密切。陈庆英首先发现了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咱雅班第达回蒙古弘法的确切记载和 1651 年末至 1652 年初咱雅班第达在卫藏的活动，以及 1662 年咱雅班第达圆寂后，五世达赖喇嘛为他举行的超荐仪式。① 只是陈庆英混淆了咱雅班第达与车臣绰尔济、戴清绰尔济的事迹，② 误导了后来一些学者，③ 直至宝音德力根做了彻底澄清。④

除此之外，陈庆英认为《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以下简称《黄琉璃》）中的琼结然绛巴纳木海扎木苏和《五世达赖喇嘛传记》中的琼结班第达都是指咱雅班第达。他之所以这样认为，除了二者名字一样外，还根据《月光》中咱雅班第达初到西藏时“在第巴处暂时做随员”的记载，⑤ 认为这里的“第巴”不是《月光》汉译文注释所认为的“第悉藏巴”，而是“琼结第巴”，因为第悉藏巴是敌视格鲁派的人，但是正如陈庆英所言，“第巴”只是“掌握一方行政权力的首领”的通称，⑥ 单凭这两个字，无法确定属于哪个地方的第巴。考虑到当时拉萨的政治局势，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拉萨河谷的实际控制者、格鲁派的支持者第巴吉雪巴（sde pa skyid shod pa）家族更有可能。⑦1618 年第悉藏巴控制拉萨地区后，此家族成员或被捕入狱或流亡逃散，⑧ 因此变故，咱雅班第达做第巴吉雪巴家族随员的时间只有两年左右，所以《月光》才说“暂时”，而且“随员”托忒文原文作 drüngkür，⑨ 此词当源自藏文 drung ’khor，是指显贵身边的亲信随从，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俗官的称呼，可见咱雅班第达并非一般的随从。⑩1652 年咱雅班第达重游卫藏时，曾供养四世班禅喇嘛，班禅传记记载：“水龙年（1652）二月初，闻名的然绛巴夏仲（rab ’byams pa zhabs drung）师徒与吉雪第巴曲杰（chos rje）的转世，他的父亲阿克楚琥尔（a kha’i chos kur）、吉雪的台吉措格多杰（mtsho skyes rdo rje）众人依次前来，发放了以珍珠大曼扎为主的供品和布施的供云，[我] 也赐给与施主们地位相当的灌顶，以佛法款待 [他们]。” ⑪ 这里的然绛巴夏仲无疑就是咱雅班第达，而吉雪第巴曲杰即丹津洛桑嘉措（1593—1638），⑫ 其转世即准噶

---

① 陈庆英：《明末清初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57–558 页。

② 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事探讨》，《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下册），第 535–550 页。

③ 扎扎：《蒙古族大德咱雅班智达事迹考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

④ 宝音德力根：《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⑤ 《咱雅班第达传》，成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 4、64 页。

⑥ 陈庆英：《明末清初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下册），第 559 页。

⑦ Sørensen and Hazod, *Rulers on the Celestial Plain. Ecclesiastic and Secular Hegemony in Medieval Tibet. A Study of Tshal Gung-thang*,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1, 2007, pp.766–767.

⑧ Yon tan rgya mtsho, “Skyid shod sde pa’i skor,”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2006 (2), pp.3–4.

⑨ А·Г·Сазыкин, 1990:16.

⑩ 《藏汉大辞典》，第 1333 页。

⑪ *Chos smra ba’i dge slong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spyod tshul gsal bar ston pa nor bu’i phreng ba*，*Pan chen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gyi gsung ’bum*, New Delhi: Mongolian Lama Gurudeva, 1973, p.288.

⑫ Brenton Sullivan, “The Body of Skyid shod sprul sku: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ies between Central Tibet, the Oirat Mongols, and Dgon lung Monastery in Amdo,”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019 (52), pp. 260–287; 才让：《<第巴法王传>所载明末蒙藏民族关系史事考述》，《中国藏学》2023 年第 3 期。

尔诺颜楚琥尔乌巴什（阿克楚琥尔）之子阿旺丹增称勒曲旺扎巴。① 措格多杰则是吉雪第巴曲杰的长兄索南南杰（索南坚赞）的幼子。此外,《月光》记载，其间第巴诺尔布（sde pa nor bo）还曾设宴款待咱雅班第达，② 此人无疑即吉雪第巴曲杰的二哥益行诺布（yid bzhin nor bu），他曾与吉雪第巴一起流亡青海。所以，结合 1617 年拉萨的政教关系和 1652 年咱雅班第达在卫藏期间与吉雪第巴家族的频繁往来，可以确证 1617 年咱雅班第达往拉萨时，投靠的是吉雪第巴家族，而不是琼结巴家族，他与五世达赖喇嘛出生的琼结巴家族并无瓜葛，所以也就没有理由会有琼结巴的称号。

《月光》中咱雅班第达学习与任职的地方只有哲蚌寺,③ 而《黄琉璃》中，琼结然绛巴纳木海扎木苏曾是日沃德钦寺下的坚叶寺、艾绒噶丹曲顶寺、达布喀尔桑丹林寺、拉顶寺、喀托曲德寺、望仁曲德寺以及由达赖喇嘛任寺主的曲科杰寺达布扎仓的堪布或法座。④ 如果咱雅班第达果真在这些名寺有参学和主持的经历,《月光》没理由不记载。这位与咱雅班第达重名的琼结然绛巴，各种史籍没有他的传记。五世达赖喇嘛的闻法录中《现观庄严论》释和《入中论》释的经教传承，载明是由琼结纳木海扎木苏传予嘉木样贡确曲培（1573—1644），然后再传给五世达赖喇嘛。⑤ 如此琼结然绛巴就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祖师了。如果咱雅班第达果真和琼结然绛巴为一人,《月光》当不会不记载如此重要信息。琼结然绛巴的弟子贡确曲培，五世达赖喇嘛为他作有传记，其中云，贡确曲培 22 岁在曲科杰寺达布扎仓学习时，琼结然绛巴曾劝请他不要停留在曲科杰寺，应该前往拉萨继续拜师学习。⑥ 如此可知，1594 年左右琼结然绛巴身在曲科杰寺，而咱雅班第达 1599 年出生，1616 年才启程去西藏。东嘎・洛桑赤列认为琼结然绛巴的生卒年是 1541—1600 年，并称 1585 年他始任达布扎仓堪布,⑦ 虽然他没有给出这个信息的来源，但结合贡确曲培的传记，大致不误。所以虽然琼结然绛巴的名字与咱雅班第达相同，但二者生活在不同时代，所以可以确认琼结然绛巴决非咱雅班第达。然后再来看琼结班第达是不是咱雅班第达。

《月光》记载 1651 年十月咱雅班第达从卫拉特来拉萨时，在哈拉塔拉觐见了正从齐齐克塔拉返回拉萨的五世达赖喇嘛一行。⑧《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1651 年七月达赖喇嘛来到曲科杰寺，此地名为杰梅朵塘（rgyal me tog thang）。陈庆英认为“齐齐克塔拉”与“杰梅朵塘”意思相近，实为一地，这应该是正确的。随后达赖喇嘛在从曲科杰返回拉萨的途中，在恰噶地方，遇见了刚从喀尔喀 ⑨ 返回曲科杰的琼结班第达。⑩ 陈庆英认为既然《月光》与《五世达赖喇嘛传》都说

---

① 若松宽:《准噶尔吉雪活佛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 年第 5 期；P. Schwieger, “A nearly-forgotten dGe lugs pa incarnation line as Manorial Lord in bKra shis ljongs, Central Tibet,” in Charles Ramble, Peter Schwieger, Alice Travers eds. *Tibetans Who Escaped the Historian's Net: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ibetan Societies*, Kathmandu: Vajra Books, 2013, pp.96−105.

②《咱雅班第达传》，西・诺尔布校注，第 151 页。

③《咱雅班第达传》，成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 4 页。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事探讨》《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下册），第 558−559 页。

④《黄琉璃》中，琼结然绛巴是达布扎仓的第 15 任堪布，有人认为他是第 17 任堪布。第悉・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98、201、203、205，222−223 页；Dwags po blo bzang bstan 'dzin，*Dwags dga' ldan bshad sgrub rnam par rgyal ba'i gling gi mkhas grub rim byon gyi rnam thar*, BDRC: W8LS34835, 2011, p.40.

⑤ *Zab pa dang rgya che ba'i dam pa'i chos kyi thob yig gangg ā 'i chu rgyun*,《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1册，第34、36页。

⑥ *'Jam dpal dbyangs chos kyi rje dkon mchog chos 'phel gyi rtogs brjod mkhas pa'i rna rgyan*,《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 11 册，第 397 页。

⑦ 东嘎・洛桑赤列:《东嘎藏学大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322、2327−2328 页。

⑧《咱雅班第达传》，成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 26 页。

⑨ 陈庆英为了把他认定为咱雅班第达，认为原文中的喀尔喀是笔误，应该改为卫拉特。 陈庆英:《明末清初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下册），第 575 页。

⑩《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01−202 页。

咱雅班第达和琼结班第达见到了从曲科杰返回拉萨的五世达赖喇嘛，就可以推测他们是一人。①但陈庆英理解有误，正如《月光》所载，咱雅班第达与达赖喇嘛相见的地点是在哈拉塔拉，琼结班第达则是在恰噶，两地都不在齐齐克塔拉或杰梅朵塘。

陈庆英认为琼结班第达与咱雅班第达为一人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五世达赖喇嘛传》中的一处记载。1652 年正月拉萨祈愿法会中，"阿巴车臣曲杰诺门罕（即咱雅班第达）献银一万两、绸缎一千多匹。穷结班智达 (即琼结班第达)奉献了以将近一万钱黄金为主的珍贵汉地物品……土马年（1618）发生战乱时，遍知一切索南嘉措的银塔门饰被吞巴・扎额坚带走。为了修复，穷结班智达捐献了用金、玉制成的多格窗棂。阿巴诺门汗给哲蚌寺的公私诸僧布施了作为助缘的银子。"②陈庆英认为既然咱雅班第达和琼结班第达同一时间给达赖喇嘛献礼，所以肯定是同一个人。然而可能正好相反，《五世达赖喇嘛传》使用阿巴车臣曲杰诺门罕（阿巴诺门罕）和琼结班第达两个不同的名号，很可能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琼结班第达早在 1651、1652 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达赖喇嘛身边了。《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随后赶来的还有喀尔喀左翼的诺门额津和穷结班智达等大队客人，各方客人汇合在一处，连续二十多天不断发放布施。"③ 此事发生在铁龙年（1640），而此时咱雅班第达刚结束西藏的留学生涯回到卫拉特不久，还没有去西藏，所以可以确认琼结班第达不是咱雅班第达。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琼结然绛巴与琼结班第达是否是同一人。如果按照东嘎・洛桑赤列所说，琼结然绛巴 1600 年圆寂，那就不可能是琼结班第达。即使按照琼结然绛巴的弟子贡确曲培的生年计算，琼结然绛巴也不可能在 1651 年近八十高龄时从喀尔喀回到卫藏，所以可以肯定琼结然绛巴并非琼结班第达，他们也是不同的两个人，那琼结班第达是何人呢？五世达赖喇嘛回忆起 1652 年新年时给他献礼的人员云："车臣法王南喀者，琼结班钦法王众，所聚金银和绸缎，震惊傲龟之心脉。"④ 车臣法王南喀即咱雅班第达，琼结班钦法王就是琼结班第达，不过"班钦法王"只是个普通名称，关于此人目前尚无法得到更多信息。

如此我们可知，琼结然绛巴纳木海扎木苏长年活动于琼结山南一带，与曲科杰寺关系密切，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祖师，可能早在五世达赖喇嘛出生前就已圆寂，自然不会是咱雅班第达，也不会是琼结班第达。琼结班第达身份不明，他曾往喀尔喀弘法，1640 年曾返回拉萨拜见五世达赖喇嘛，1651 年再次从喀尔喀返回，恰与此时从卫拉特而来的咱雅班第达一起现身拉萨，虽然两者事迹有所重合，但并非一人，所以琼结然绛巴纳木海扎木苏、琼结班第达和咱雅班第达是不同的三个人。

三、结语

与其他学者不同，达力扎布认为咱雅班第达初到卫拉特时，资历和威望都不能与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大喇嘛如堪布诺门罕、罗卜藏呼图克图等匹敌，他是通过自己的学识、译经、传教等活动，才逐渐得到全体卫拉特人尊崇的。⑤ 通过五世达赖喇嘛文集所载的与咱雅班第达相关的三份偈颂诗，可知在咱雅班第达圆寂后，五世达赖喇嘛亲自过问了他的转世事项，并评价他通达多种语言，博学多闻，显密双运，集智者、尊者、贤者于一身，达到了格鲁派内部公认的高僧

① 陈庆英：《明末清初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下册），第 574–575 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212 页。

③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 158 页。

④ *Lam yig rang gzugs gsal ston dri bral me long*，《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 18 册，第 447 页。

⑤ 达力扎布：《读 < 咱雅班第达传 > 札记》，《西部蒙古论坛》2010 年第 1 期。

水准，另外还高度肯定了他在边鄙蒙古传播格鲁派教法的历史功绩。所以无论他刚到卫拉特时的地位如何，可以肯定卫拉特蒙古的非贵族僧人群体中，受到五世达赖喇嘛如此高规格对待的，除了咱雅班第达之外，很难找出第二人。

作为对卫拉特蒙古宗教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喇嘛和 17 世纪蒙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杰出代表，咱雅班第达虽然有传记传世，但是有些内容比如有关他在西藏的活动记载就比较粗疏，所以前辈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藏文文献，只是虽然近年藏文史料尤其是高僧文集得以大量面世，不过与咱雅班第达相关的史料仍然罕见。如据《月光》所载，咱雅班第达与四世班禅喇嘛有过几次交集，但是五卷本的四世班禅文集中，只有在四世班禅的传记中找到吉光片羽。又如，《月光》云咱雅班第达曾做过哲蚌寺阿巴扎仓的经师，但《黄琉璃》所列阿巴扎仓二十一位经师名单中，[①] 并没有咱雅班第达之名。因此，寄希望日后能在藏文文献中有所发现可能希望渺茫，五世达赖喇嘛文集中能留下三份咱雅班第达的史料，已属万幸。同时，也要注意由于蒙藏文化中，重名同号的情况极为常见，在汪洋般的藏文文献探寻咱雅班第达身影时，很容易把其他与他本不相干的人比如琼结然绛巴、琼结班第达等混淆，故在追求新史料时，进一步的甄别工作也必不可少。

References

Yeerda. *Weilate gaoseng labujinba zaya bandida yanjiu* (Research on the Oirat Monk Rabjampa Zaya Pandita). Beijing: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2.

Chen Qingying. “Mingmo Qingchu Gelupai gaoseng Zayabanzhida zhi shiji xintan” (New exploration of the deeds of the Gelug monk Zaya Paṇḍita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in *Chen qingying zangxue lunwenji*, Chen Qingying, ed. *Chen Qingying zangxue lunwenji* (Collected essays on Tibetan studies by Chen Qingying), Beijing: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2006, pp. 574–575.

A Study of the Tibetan 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ed to Zaya Pandida

XIE Guangdian (Institute for Western Frontier Region of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ianxie@hotmail.com)

Abstract: Zaya Paṇḍida Namgkag-rgya-mcho (Tib: Nam mkha’ rgya mtsho) is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monks of Gelugpa in Oirat Mongolia. He has a biography, *Rab Gbyam Za Ya Paṇḍidayin Touji* S*arayin Gerel Kemēkü oro*š*iboi* written by his disciple Radnabhadra.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at two documents quoted in Zaya Paṇḍida’s biography, actually have Tibetan origins and found them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After identifying the genre of the documents and translating them into Chines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tatus of Zaya Paṇḍida in the eyes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This article also argued that ’Phyong rgyas rab ’byams pa Nam mkha’ rgya mtsho and ’Phyong rgyas Paṇḍida are not Zaya Paṇḍida, they are different persons.

Keywords: Zaya Paṇḍida, Oirat, the Fifth Dalai Lama

① 第悉·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第 136 页。